

# 大趨勢

《大趨勢》藝術雜誌 冬季號

main-trend NO. 7  
2003年1月1日出刊・本期定價150元

thrust

台灣美術畫廊演藝專輯  
賴純純專輯

幻影天堂 / 以藝術作為一種社會論述

ISSN 1609-9249



771609924004



# 賴純純

Jun T. Lai

假如，

藝術是在不適合人居的地方另外虛構一種理想的世界的能力，

那麼，

她這種越來越進入世界的藝術態度，

卻要以自身快速的自轉與超越外界的能量來與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種沾而不染的自由。

# 在諾諾謳謳中流放虛懸的女媧

陳慧嶠

你在我眼睛裡將自己注視、觸摸，你在我身上認識自己，想念自己，你在我身上延續，在我身上消失。而我的眼睛在妳腳下滑輪的騷動中閃過自己——一切都是鏡子！我竟在幻象中持續不停地追逐。而另一絲目光在帷幔後，監視著在鼾聲中淨化它的人，那是個似看非看的目光……

在搭機直奔漢城的旅途中，我們一路胡鬧，但可不是去渡假（雖然我的心態是），而是去展覽。出發前我很驚訝，這又不是長途旅行，何以賴純純她要如此多的行裝——裡面是我展出的道具——我暗想，該不會是我在網路上看到她在高雄駁二展出的那身裝扮；她在鏡頭前的姿態和神情——一向過路客展露她的笑靨，讓人迷惑或羞赧的不安穩狀態。疑問之下，果然。

1986那年在SOCA認識她，至今：她始終是我欣賞的三位女性藝術家之一，另兩位是楊世芝及吳瑪俐。而賴純純對我來說卻有種「鏡像」反射的作用，在這趟旅行中，我一路觀察她，也被她觀察中——其中的樂趣之一就是驚奇，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我一路玩鬧一路回想初識她時給我的印象，卻無法以她的背景或交友來描述勾勒她。她總是如此地勇敢、激情浪漫，哭笑在愛情的掀天動地裡，對創作她始終執著無畏，勇於突變和創新；不像我忿憤不樂、彆嬈扭扭、難以相處並故步自封。她總是能從自己的創作展現中大膽地虛飾——尋找「自我」，生氣勃勃地發展，並從中滋長樂趣。

「怎麼可能？如果有個女人有辦法征服每一個真實存在的男人，那麼，她僅存的心願就是要讓完全不存在的男人也拜倒在她裙底下……」那麼，這不存在的、超現實的想像，大概就是對藝術一種飽滿的、虛懸的精神狀態。在諾諾（ye-sayers）謳謳（nay-sayers）中安身立命，一邊完全在這環境中羽翼豐厚地發展，而沒有感受到強烈的不合或異議，另一邊則與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邊緣人或流浪者；擺脫

不了揭露真理的理想與責任。而賴純純她在對視覺藝術打探的歷程中及過往對「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的建構，曲折蜿蜒，最大的特色是片斷、突兀、不連貫，沒有預定的秩序；而她個人在對創作的構思與陳設中卻極端講究且精雕細琢。她不是那種透過政治修飾學將自己模糊化的、隱晦地暗藏著主宰勢力，淪為只是社會趨勢中的另一種專業人才——那種對創作不採取明確立場卻生存得好好地藝術家。而是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的唐突者<sup>1</sup>。但她總能示現出一種活力或野心，一種長青火熱的能量，為自己的藝術信念而發言或行動。

《女媧重返仙境》在台灣科技與實用主義喧鬧混亂的創作環境中，賴純純竟能發展並產生如此



《青春美樂地》公共藝術 1998  
台北市捷運中和線南勢角站



愛麗斯夢遊仙境 2000

環亞替代空間

的想像力和自我表達的能力。奇怪——也許並不奇怪，它倒是合乎邏輯——人的一生是由各種事件的集合所組成，其中的最後一件事情，可能改變所有事件的意義，這並非因為它比以前的事件都來的重要，而是一旦事件被容納進入一段人生，事件的排列並非依照時間先後的順序，而是對應於一種內在的結構<sup>2</sup>。或許，因為心中恐懼著什麼——某種既廣大又空洞的東西——不得不自導自演來安撫她被勾動的想像力。這虛構之物，消遣品，看她在展場中奇裝異服溜排輪來混淆真實的幽默及諱諧感，她說實則是用來掙脫「女我」在社會與歷史中的包袱與制約。

「仙境」這東西如幻影般的顯現，只是因為一些元素短暫地結合在一起，而這些元素本身也不是自存的個體——如彩虹的形成是因為一道陽光和一朵雲雨之間的互動。它或許存在，但是它不可捉摸。不管心如何看待獨立超然於它的現實，我們還是永遠沒有辦法輕視這類神話現象的撫慰作用。在每個人內心的兩極都存有「另一世界」，象徵超自然的亮光和超自然的色彩，也象徵理想的國度和幻象的情境。她雖無法提出炫目的見

解，充其量不過是私人的幻想，但居然能虔敬遵守一項隱晦的儀式，是因為它有一點相似於那隻見到幻象的心眼所看到的發亮奇景。「看到那個世界，」柏拉圖說，「就是有福的目擊者具有一種靈視」；看到東西的「本然」，是純粹又無法言喻的無上喜悅<sup>3</sup>。

人心與現象之間的應對；為了要逃避現象世界的混亂，或許必須找到動態現象世界背後的結構——尋找一種永恆和穩定的元素，成為確切的認知的對象。或是找到超脫一切解釋的理由，或者擺脫自己的侷限，就好像純純她正從通往其他向度的隧道中鑽、溜、滑出來。我們的意識或對人的認知是由一串極短的剎那組成，而這又被外在世界無限小的變化所引發。只有當我們把這些剎那組合在一起，才能夠對賴純純她有一種總體了解的印象。

那天，我們在漢城裡最後一晚的吃喝笑鬧中，突然有個聲音，令我警覺，我聽到她說「現在，我才了解到女藝術家真的很麻煩很難搞定。」我笑說「妳可終於了解自己了？」（說完，馬上意識

到我又何嘗捉摸的了自己)大家又是一陣狂笑

...

到了台北，在回家的車上我看著DVD播放Eagles合唱團覆出江湖的演唱會，諾諾誇誇禁不住地對著臨座的瑪俐說，妳看！我們這世代的邊界和藩籬，再也回不到妳們那時代單純地為喜愛藝術而出發，所自然散發出的那種不被馴化卻內斂的氣息了。而賴純純、妳和楊世芝，是我心目中對那時代女性藝術家在美學體現上的典型代表。MT

#### 註釋：

- 參見Edward W. Said的《知識份子論》，麥田出版，單德興譯。
- 參見Italo Calvino的《帕洛瑪先生》，時報出版，王志弘譯。
- 參見Aldous Huxley的《眾妙之門》，新雨出版，陳蒼多譯。



《花果園》公共藝術  
2002 南二高速公路西湖服務區



《飄飄雲彩》2001  
高雄市立美術館收藏